

# 從梁山的建寨過程看《水滸傳》的成書問題

黃海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 前言

梁山的建寨過程相當漫長。自從王倫聚得三四小頭領、七八百小嘍囉，開創了山寨事業後，復得晁蓋的努力經營，建寨柵，修武備，操練人馬；至宋江接手時，梁山已三關堅穩，六寨完備，聚得數萬兵馬，頭目成群。故事發展至排座次時，更是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一百零八將濟濟一堂，氣勢如日方中，烜赫一時。山寨的發展主要依靠新人物加入，書中每描寫至大批人馬投奔後，梁山即會進行架構重整及分配各人之工作崗位等。《水滸傳》首七十一回故事就是不斷重覆這個過程，直至整個山寨建成為止。

從《水滸傳》第十一回梁山首次出現截至大聚義排座次，其間共分配工作五次，主要包括各頭領職務之安排、大小山寨的設置以及四路作眼酒店之經營，所涉範圍甚廣，有關這方面的情形過去雖不無討論之文字，<sup>1</sup>但大都未與成書問題相提並論。本文從這些資料窺探《水滸傳》的形成過程，發覺可供發揮的空間仍有不少，且對解開其成書之謎必有幫助。

---

<sup>1</sup> 討論分工安排及山寨之增設者普遍都強調一百零八人在梁山都能各盡所長，各有其職稱而互不踰越，秩序井然，是所謂烏托邦式的大同世界。有關意見散見於各地論文，其中以大陸地區為最多，茲不贅述，或可參閱劉烈茂：《坐遊梁山泊》（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頁199-202；劉明華：〈《水滸》：綠林世界的烏托邦〉，《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頁84-87。至於《水滸傳》的酒店雖不是熱門的課題，但也不乏討論的文章，有關研究有汪遠平：〈《水滸》裏的酒店描寫〉，《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頁80-84；羅高河：〈酒店描寫和性格、情節、結構——談《水滸》中酒店描寫的藝術處理〉，《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頁107-11，126；王彬：《水滸的酒店》（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年）。王彬對《水滸傳》中酒店的來歷作過一番考究，可以參看。

《水滸傳》版本甚多，本文所依據的當以現存最早及最接近原貌的容與堂本。由於下文有不少地方需引用小說原文為證，為免受版本問題影響結論的準確性，在引用容本文字時將一併比較其他本子，以清眉目。本文所涉的本子，繁本除容本外，尚有鍾批本、袁無涯本、金聖歎本、芥子園本，以及天都外臣序本；簡本合用的則有評林本、劉興我本、藜光堂本、英雄譜本和漢宋奇書本。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雖較評林本為早，但二者均缺相關內容，未能合用。重要的本子大致齊備，諒夠解決問題。

### 金沙灘和鴨嘴灘的地理描述

由於建寨過程與梁山泊周遭地理環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討論建寨過程前，得先了解梁山泊周遭的地理形勢，尤其是金沙灘和鴨嘴灘的地理，這對展開討論極有好處。

金、鴨二灘是梁山泊兩處重要的門戶，看過《水滸傳》的讀者對金沙灘都不會感到陌生。山寨每逢大小事務，需派員下山工作，或遇人物來投時，各人大都從金沙灘進出；有關鴨嘴灘的記述則較少，讀者的印象未必很深。綜觀全書，每次出入梁山的，不論是梁山人物還是前來征勦的官軍，不是從金沙灘登陸，就是沿鴨嘴灘上岸，無一例外。除此二灘，在書中似乎找不到其他出入的途徑。

金沙灘在小說中出現不單很早，而且也是在四十四回前唯一進出梁山的通道，林冲投奔時即沿此路上山。當時林冲得柴進之薦，從滄州到梁山托投第一任寨主王倫，途經朱貴酒店，並從金沙灘抵達大寨。林冲是書中首個從金沙灘上山的人物。梁山泊甫亮相，作者就借林冲眼中所見，將其面貌呈現給讀者。在金沙灘上岸後，林冲見到的是「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後經三座關隘才到達大寨。<sup>2</sup> 此後陸續有不少人物都經金沙灘上山。現先將金沙灘在書中的出現情況羅列如下，再作討論：

回數	人物	備注
11	林冲	經朱貴酒店到梁山入夥
19	晁蓋、吳用等七人	生辰綱事發，經朱貴酒店到梁山入夥
20	黃安	追捕晁蓋
20	三阮	到朱貴酒店劫掠路過客商
35	花榮、秦明等九人	大鬧清風寨後，經朱貴酒店到梁山入夥

<sup>2</sup> 《水滸傳》，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容與堂本，卷一一，頁八上至八下。其他本子對林冲上山的描述，字數雖略有出入，但描寫林冲所見的景物大抵相同。

回數	人物	備注
39	戴宗	誤進朱貴酒店後，上梁山求助
39	戴宗	到泰安州賺蕭讓、濟州賺金大堅
39	戴宗、蕭讓、金大堅	到朱貴酒店後上山
39	戴宗	經朱貴酒店回江州傳假信
41	晁蓋、宋江等二十九人	大鬧江州後經朱貴酒店上山
42	宋江	回鄆城取父
42	吳用等	迎接宋江等回山
42	公孫勝	回薊州侍奉母親
43	李逵	回沂水探母
51	雷橫	經朱貴酒店上山敘舊
52	朱仝、雷橫	在朱貴酒店上山入夥
56	徐寧	被賺到朱貴酒店後加入梁山
58	李立、孔亮	李立從南山酒店遙到金沙灘上岸
58	呼延灼等三山人馬	晁蓋等迎接
58	武松、魯智深	到華州邀請史進加盟
59	史進等四人	攻打徐州芒碭山
60	宋江、段景住等	征芒碭山後回山
60	晁蓋等二十一人	打曾頭市
61	吳用、李逵	到北京賺盧俊義
62	李固	被吳用釋放
62	盧俊義	被放回北京
67	關勝	打凌州招降水火二將
67	段景住	在關勝征凌州回山時報知被曾頭市劫馬
69	無	宋江下令將東平府財帛送回梁山
72	宋江、柴進等十人	到東京賞燈
74	燕青	到泰安州相撲
74	穆弘、李逵	鬧壽張縣後回山
75	宋江	迎接招安天使
79	劉夢龍	攻打梁山泊
80	高俅	被放回東京
81	戴宗、燕青	到東京打探消息
82	宿太尉	到梁山招安

由於宋江在八十二回受招安後，即行拆毀梁山山寨，日後無論是打遼國，征方臘，還是討田虎，伐王慶，水滸寨都沒再出現，金沙灘的出現情況蓋止於此。從上表所見，金沙灘的出現次數非常頻繁。由於梁山在建寨之初只得金沙灘一處口岸，除了林沖，就是後來的晁蓋、花榮、戴宗以及宋江等，也都是經朱貴酒店和

金沙灘才到達梁山山寨的。即使在鴨嘴灘啟用之後，情況仍沒有太大的改變，金沙灘依然是上山的主要途徑，日後雷橫、朱仝以及徐寧等人上山，亦大都沿用此路。可是書中一直沒有交代他們上山途中之所見，直至後來孔亮從金沙灘登岸，才帶出山寨和三關的盛況，沿路所見之物與林冲全同。因此，從林冲和孔亮這兩個例子，可以推知沿金沙灘上山的路線大概如此：朱貴酒店 → 金沙灘 → 三關 → 梁山山寨。

從朱貴酒店出發，必須途經金沙灘才能到達山寨，上表已有不少例子證明，毋庸贅言。不過，可能有些讀者會質疑，就是孔亮乃從李立酒店出發而抵達金沙灘的，並非一般的經由朱貴酒店，這便與上面所說的路線相衝突。對於這個問題，由於李立酒店較為接近金沙灘而遠於鴨嘴灘，將孔亮帶至金沙灘上岸亦算合理（金、鴨二灘的位置將在下文交代）。何況援引孔亮這個例子，不過是要證明三關的位置非獨林冲一例如此。孔亮與李立酒店仍有不少問題，這留待下文再作討論。

鴨嘴灘在第四十七回楊雄、石秀入夥時才正式在書中出現，首次露面的時間要比金沙灘遲很多，出現次數亦少得多。其使用概況可表列如下：

回數	人物	備注
47	楊雄、石秀	經石勇酒店到梁山入夥
55	呼延灼	攻打鴨嘴灘
61	盧俊義	逃到鴨嘴灘頭

楊雄、石秀逃至石勇酒店後即表明來意，石勇遂將他們「直送到鴨嘴灘上岸」並帶至山寨入夥。<sup>3</sup> 自此之後，書中尚有兩次提到鴨嘴灘的，其中呼延灼在攻打梁山泊時，就是先移平石勇、孫新酒店，後砲打鴨嘴灘頭；稍後的盧俊義雖逃亡至鴨嘴灘，但故事中未有透露此灘的大概位置。因此，經鴨嘴灘上山而抵達山寨的，全書就僅得四十七回一例，但從首二次的描述已可大致得出從鴨嘴灘上山的路線：石勇酒店 → 鴨嘴灘 → 梁山山寨。

解決了金、鴨二灘的位置和梁山泊的地理形勢後，在此順帶一提有關鴨嘴灘在《水滸傳》成書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小說六十一回的回目是「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顧名思義，在這個故事中活捉盧俊義的地點應是金沙灘。但在整整一回故事中，只能見到張順在鴨嘴灘頭夜捉盧俊義，並未見到他如何「夜鬧金沙渡」，這明顯與回目失去了照應。回目與內容之間面目有異在《水滸傳》中並非罕

<sup>3</sup> 《水滸傳》，卷四七，頁八上。繁簡本子均有記述此事。

見，如第八回的回目是「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猪林」，但大鬧野猪林這段精彩的故事卻姍姍來遲，要延至下一回才正式發生。若這個例子還不明顯，在小說中尚能找到更嚴重的情況，如第二十六回的回目是「鄆哥大鬧授官廳」，但這段情節在《水滸傳》中竟了無蹤影，陳益源（1963-）就試圖從《金瓶梅詞話》中尋找蛛絲馬跡，以求揭開這個故事的面紗。<sup>4</sup>

雖然在小說中只殘存「夜鬧金沙渡」這個空殼，但在元明雜劇中的《梁山七虎鬧銅臺》卻保存了這個故事的原型。此劇生擒盧俊義的人物雖是張橫而非《水滸傳》中的張順，但地點就是發生在金沙灘，正與六十一回的回目不謀而合。<sup>5</sup>雖然行動的人物略有不同，但小說中的張橫只是個面目平淡的人物，浪裏白跳的形象明顯飽滿得多了。或許基於這個因素，《水滸傳》的作者就順水推舟，將這件功勞也歸到張順的頭上。

《鬧銅臺》雜劇現今只存趙琦美（1563-1624）脈望館鈔校內府本。不少脈望館本雜劇都有被修改過的痕跡，明顯的例子如朱有燉（1379-1439）《黑旋風仗義疎財》雜劇的原刻本與脈望館本在情節結構上就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彼此的側重點完全不同。脈望館本在敘述故事背景時，提到晁蓋死於曾頭市這一段原刻本所無，並只能見於《水滸傳》的情節，顯然是受到小說的影響所致。因此，在討論《水滸傳》的演變和成書問題時，每當涉及元明雜劇，就非賴原刻本不可，至少我一直都是持著這種觀點的。不然便會將故事出現時間的先後完全顛倒，並將演變的過程弄得一團糟，不少輕視版本問題的研究者就經常鬧出這類笑話來。

《鬧銅臺》雜劇是天下唯一孤本，內容到底被刪改至何種程度不得而知，與原貌差別究竟有多大亦無從稽考，不過，現在發現改本其實並非一無可取。既然改本是將當時流行和重要的情節補進雜劇之中，若趙琦美等在鈔校雜劇時所依據的故事並非現今所見的本子，而是《水滸傳》原本的話，那改本就有可能保存了這個本子的輪廓（《鬧銅臺》雜劇可能在演為內府本時已被修改，改動之事並非出於琦美之手，清常道人只照錄不誤，也不可知）。雖然他們所見到的《水滸傳》到底是何種面目無從知悉，但在那個時代（萬曆末年）所能看到的版本定必比現今為多。當然見到今本的機會依然較高，但也絕不能排除他們能見到《水滸傳》原本的可能。以「夜鬧金沙渡」一例來說，起碼可以為這個觀點添一旁證。

<sup>4</sup> 陳益源：〈在《水滸傳》與《金瓶梅》之間〉，載黎活仁等（編）：《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年），頁125-41。陳益源據萬曆本《金瓶梅詞話》考查有關大鬧授官廳的情節，可惜始終找不到相關的痕跡。

<sup>5</sup> 《梁山七虎鬧銅臺》，收入《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三年（1615）趙清常鈔本，頁一九上至一九下。

### 建寨過程中之五次分工

《水滸傳》除了刻劃各式各樣的落草故事外，就是不斷描寫眾人排名位、分工作。每有大批人物入夥，如三打祝家莊和三山聚義之後；或是山寨出現重大變化，如晁蓋之死，需重整旗鼓時，重新分配工作的情節就會出現。整個建寨過程的分工共五次，全部都是發生在宋江上山之後。

排座次的習慣出現得很早，在王倫佔山為王時業已開始。後來有晁蓋的七星聚義；山寨大火併後，梁山集團的班底已經大致成型；花榮、秦明來投後又有另一

#### 第一次分派工作：第四十四回李逵殺四虎後<sup>6</sup>

總人數：42人（公孫勝離山，未計算在內）

分派地點或工作	人物	備注
山東酒店	朱貴	仍復掌管
西山酒店	童威、童猛	新設
山南酒店	李立	新設
北山酒店	石勇	新設
山前三座大關	杜遷	
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築彼山前大路	陶宗旺	
庫藏倉廩，支出納入	蔣敬	
整理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	蕭讓	
刊造雕刻兵符、印信、牌面	金大堅	
衣袍鎧甲、五方旗號	侯健	
監造房舍廳堂	李雲	
監管大小戰船	馬麟	
金沙灘下寨	宋萬、白勝	
鴨嘴灘下寨	王英、鄭天壽	
管收山寨錢糧	穆春、朱富	
聚義廳兩邊耳房	呂方、郭盛	
筵宴	宋清	

<sup>6</sup> 《水滸傳》，卷四四，頁二下至三下。繁簡二本均記述此事，內容詳略有異。

次的排位；至第四十一回宋江投靠後，排座次已是第五次了，但分派工作的環節還未進行。直至宋江得天書，李逵沂嶺殺四虎後，山上頭領漸多，遂正式重訂各人的工作，這在時間上要比排座次晚得多。

朱貴酒店的位置在故事的發展中一直很模糊。如在林冲雪夜上梁山時，雖將朱貴酒店的環境作了細緻的描繪，但卻未有指出酒店的方向。後來林冲為了潛身梁山，曾三度下山尋找投名狀。第一天下山路線如何，書中未作介紹；但由於未有所獲，林冲在第二天下山時就改投南山路；第三天則改投東山路。從第二、三兩天改投的路線，可以約略推測出林冲首天應是投北山路或是西山路。按常理，林冲初到梁山，首次下山應走一條自己較為熟悉的路，即昨天循朱貴酒店上山之路，這是最安全也是最快捷的。即是說，林冲故事中的朱貴酒店很可能位於北山或西山其中一方。這個推測還可得到進一步的印證。林冲在最後一天投東山路尋找投名狀時，正好遇著楊志。後來王倫見楊志武藝不凡，遂親帶他渡河回山，並吩咐嘍囉令朱貴上山相會，這些介紹在林冲故事中都寫得十分明確。<sup>7</sup> 首次分工既點明了朱貴一直看守的是山東酒店，當然應是接近東山路或根本就是循東山路回山的必經之地。但王倫帶楊志渡河回山時竟沒有經過朱貴酒店，反要在回寨後再召朱貴相見，這不是在說明林冲故事中的朱貴酒店不在東山一邊嗎？只有這個原因才能合理地解釋王倫的行為。否則，他大可在渡河前順道到朱貴酒店一聚，又何需在回山後才慢慢安排呢？因此朱貴酒店在林冲故事中的正確位置真是十分可疑。

宋江在這次分工中，又特別增設了三所作眼酒店，以備日後探聽情報，網羅人才。這新設的三間酒店，分別是二童的西山酒店、李立的山南酒店，以及石勇的北山酒店，再加上朱貴原已看管的山東酒店，梁山泊東南西北四邊都已設立了嚴密的監察系統。既知朱貴看守的地點位於梁山之東，而石勇的則在北邊，呼應上文金、鴨二灘的上山路線，可更清楚地得出兩條路線的方向及二灘的正確位置，即東：朱貴酒店 → 金沙灘 → 三關 → 梁山山寨；北：石勇酒店 → 鴨嘴灘 → 梁山山寨。

三打祝家莊是梁山自建寨以來首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破莊的主要原因是孫立等人的投誠，使得梁山軍團在頃刻間消滅祝、扈、李三莊的聯合防線。這場大戰過後，山寨霎時增加了不少人物，如孫立等人的登州集團、扈家莊的扈三娘、李家莊的李應、杜興等，加上誘發祝家莊之役的楊雄、石秀和時遷，山寨的總人數已過半百，重新分配各人工作亦是理所當然的。

<sup>7</sup> 《水滸傳》，卷一一，頁一一上至一二下。

第二次分派工作：第五十一回三打祝家莊後<sup>8</sup>

總人數：60人（公孫勝離山，未計算在內）

分派地點或工作	人物	備注
?	孫新、顧大嫂	替回童威、童猛
?	時遷	幫助石勇
?	樂和	幫助朱貴
?	鄭天壽	幫助李立
後山下寨，監督馬正	王英、扈三娘	
金沙灘小寨	童威、童猛	
鴨嘴灘小寨	鄒淵、鄒潤	
山前大路	黃信、燕順	
山前第一關	解珍、解寶	
宛子城第二關	杜遷、宋萬	
大寨口三關	劉唐、穆弘	
山南水寨	三阮	
監造戰船	孟康	
總管山寨錢糧金帛	李應、杜興、蔣敬	
監築城垣雁臺	陶宗旺、薛永	
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	侯健	
筵宴	朱富、宋清	
監造屋宇寨柵	穆春、李雲	
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	蕭讓、金大堅	
掌管軍政司，賞功罰罪	裴宣	
大寨八面	呂方、郭盛、孫立、歐鵬、 馬麟、鄧飛、楊林、白勝	
居於山寨頂內	晁蓋、宋江、吳用	
山左寨內	花榮、秦明	
山右寨內	林冲、戴宗	
居於山前	李俊、李逵	
居於山後	張橫、張順	
守護聚義廳兩側	楊雄、石秀	

<sup>8</sup> 同上注，卷五一，頁三上至三下。所有本子都記載這次分工，介紹文字則大同小異。



由於四路作眼酒店日見重要，宋江便各增派人手處理事務：將合適的人物調入，如孫新、顧大嫂夫婦原是開酒家的；可派駐其他地方的，如二童就被安排至金沙灘下寨；另又安排時遷到石勇酒店，樂和協助朱貴，鄭天壽幫助李立，各人的安排雖甚為清楚，但未言明分派酒店的位置，故在上表中標上「？」，以資識別。雖然在是次分工中並未注明所在地點，但從上次的分工中可推知各人看守的地點，即山東：朱貴、樂和；山南：李立、鄭天壽；西山：孫新、顧大嫂；北山：石勇、時遷。

三打祝家莊的情節告一段落後，雷橫、朱仝相繼加盟梁山，高唐州一役又尋回公孫勝，並救得柴進上山相聚。後來由於驚動了朝廷，觸怒高俅，又惹來呼延灼來犯以及三山聚義打青州這一大段流水式的故事。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以及徐寧、呼延灼等官軍集團相繼入夥，使梁山實力在轉瞬間大增，宋江遂下令重新安排工作。

### 第三次分派工作：第五十八回三山聚義後<sup>9</sup>

總人數：81人（公孫勝歸隊）

分派地點或工作	人物	備註
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軍器、並鐵葉連環等甲	湯隆	
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等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臺	侯健	
山西路酒店（重造）	張青、孫二娘	「今令」
山南路酒店（重造）	孫新、顧大嫂	「仍令」
山東路酒店	朱貴、樂和	「依舊」
山北路酒店	李立、時遷	「還是」

這次分工的內容十分簡短，重訂的項目不多，仍著重四路酒店的管理，但其中牴牾之處在短短的安排中竟俯拾皆是，這一點容後再談。在這次編排完成後不久，梁山又很快地進行了另一次分工。以史進為首的少華山集團及樊瑞的芒碭山集團相繼加盟梁山後，第二任寨主晁蓋隨即死於曾頭市之戰。山寨出現了重大變化，宋江得眾人推舉暫時登上寨主之位，並重新排定座次和分配各項職務。

<sup>9</sup> 《水滸傳》，卷五八，頁一〇下。這次分工全見於諸繁本中，所有簡本一律不錄此事。

第四次分派工作：第六十回晁蓋死後<sup>10</sup>

總人數：88人

分派地點或工作	人物	備注
忠義堂上	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	六寨
左軍寨	林冲、劉唐、史進、楊雄、石秀、杜遷、宋萬	六寨
右軍寨	呼延灼、朱仝、戴宗、穆弘、李逵、歐鵬、穆春	六寨
前軍寨	李應、徐寧、魯智深、武松、楊志、馬麟、施恩	六寨
後軍寨	柴進、孫立、黃信、韓滔、彭玘、鄧飛、薛永	六寨
水軍寨	李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橫、張順、童威、童猛	六寨
山前第一關	雷橫、樊瑞	
第二關	解珍、解寶	
第三關	項充、李袞	
金沙灘小寨	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	
鴨嘴灘小寨	李忠、周通、鄒淵、鄒潤	
山後左旱寨	王英、扈三娘、曹正	
山後右旱寨	朱武、陳達、楊春	
忠義堂內左房		
掌文卷	蕭讓	
掌賞罰	裴宣	
掌印信	金大堅	
掌錢糧	蔣敬	
忠義堂內右房		
管砲	凌振	
管造船	孟康	
管造衣甲	侯健	
管築城垣	陶宗旺	
忠義堂後兩廂房		
監造房屋	李雲	
鐵匠總管	湯隆	
監造酒醋	朱富	
監造筵宴	宋清	
掌管什物	杜興、白勝	
山下四路酒店	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	「原撥定」
北地收買馬匹	楊林、石勇、段景住	

<sup>10</sup> 《水滸傳》，卷六〇，頁一三下至一五上。與上次分工相若，這次分工只見載於諸繁本。

宋江上台後，首先賺取盧俊義，其後大力四出征討，先打北京城，後平曾頭市，再征東平、東昌二府，關勝、索超、董平及張清等俱戰敗歸降，棲身水泊。在一百零八人盡數齊集梁山後，旋即祭天地，建大醮，分天罡，劃地煞，將山寨重新整飭，並重定各人的名次和職責。

第五次分派工作：第七十一回大聚義<sup>11</sup>

總人數：108人

分派地點或工作	人物	備注
忠義堂		
正廳	晁蓋靈位	
東邊房	宋江、吳用、呂方、郭盛	
西邊房	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	
第二坡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	柴進、李應、蔣敬、凌振	
第二坡右邊	花榮、樊瑞、項充、李袞	
山前南路第一關	解珍、解寶	六關
第二關	魯智深、武松	六關
第三關	朱仝、雷橫	六關
東山一關	史進、劉唐	六關
西山一關	楊雄、石秀	六關
北山一關	穆弘、李逵	六關
正南早寨	秦明、索超、歐鵬、鄧飛	八寨
正東早寨	關勝、徐寧、宣贊、赦思文	八寨
正西早寨	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	八寨
正北早寨	呼延灼、楊志、韓滔、彭玘	八寨
東南水寨	李俊、阮小二	八寨
西南水寨	張橫、張順	八寨
東北水寨	阮小五、童威	八寨
西北水寨	阮小七、童猛	八寨
東山酒店	孫新、顧大嫂	
西山酒店	張青、孫二娘	
南山酒店	朱貴、杜興	

<sup>11</sup> 《水滸傳》，卷七一，頁七上至一一下。所有本子都描述此事，惟介紹文字詳略有別。

北山酒店	李立、王定六	
探聽聲息	戴宗	
走報機密	樂和、時遷、段景住、白勝	
行刑劊子	蔡福、蔡慶	
探事馬軍頭領	王英、扈三娘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	蕭讓	
定功賞罰軍政司	裴宣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	蔣敬	
專工監造大小戰船	孟康	
專造一應兵符印信	金大堅	
專造一應旌旗袍襖	侯健	
專攻醫獸一應馬匹	皇甫端	
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	安道全	
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甲	湯隆	
一應大小號砲	凌振	
起造修緝房舍	李雲	
屠羊宰牛馬豬羊犧口	曹正	
排設筵宴	宋清	
監造供應一切酒醋	朱富	
築梁山泊一應城垣	陶宗旺	
把捧帥字旗	郁保四	

上述五紙分工名單不僅記錄了梁山水滸寨的發展概況，而且最重要的還暴露了今本《水滸傳》形成的模式。接下來就是從這五張名單的牴牾處中，逐步將小說中各個組成部份揭示出來，以求解開《水滸傳》成書之謎。

### 甲、乙兩種水滸故事之劃分

朱貴酒店位置之混亂除了出現在林冲故事外，在稍後的分工名單中亦表露無遺。在梁山建寨伊始，朱貴一直看守著的酒店都是位於梁山之東，只有在大聚義時忽然在毫無介紹和補充的情況下「移」守山南酒店。<sup>12</sup> 雖然作者沒有必要將所有安排

<sup>12</sup> 有關朱貴酒店的地理問題，翻查各種《水滸傳》的本子，無論繁簡，都無版本之誤。就是逐字批點的李卓吾，喜任意將詩詞前搬後移的余象斗，以及聰明透頂的金聖歎，〔下轉頁243〕

和變動都逐一向讀者交代，不然《水滸傳》可能得寫上二三百回才能完事。但朱貴是梁山的元老級人物，在王倫開山之時就已派駐山東酒店，中間因陪同李逵回沂水取母，才有短暫時間由侯健和石勇代守。截至第三次分工，駐守其他三所酒店的頭領雖早已調換，但山東酒店仍是由朱貴掌管，一直未變。按何心（陸衍文，號澹安，1894–1980）《水滸傳》編年的統計，從王倫佔山為王至大聚義排座次，故事長達六年，<sup>13</sup>高島俊男（1937–）在《水滸傳人物事典》中也做了類似的研究，所得結論與何心相同。<sup>14</sup>從兩次統計可以計算出朱貴看守山東酒店起碼跨越五個寒暑，對長駐一地的老臣子來說，崗位若有變動，理應說明。相近的例子就如張青、孫二娘，二人在孟州道十字坡開黑店在《水滸傳》中是耳熟能詳的故事，後來二人棲身梁山，宋江安排他們看守西山酒店時，作者仍恐讀者不記得，不惜筆墨交代事情因由。情況相若的尚有孫新、顧大嫂夫婦。<sup>15</sup>既然作者對細節如此關注，實在沒有理由隨便將朱貴調至他店而不作說明。作者不作說明，原因很可能是在大聚義名單故事中，朱貴根本是一直看守著南山酒店，既沒有調遷之事，自然不用向讀者交代了。雖然可以肯定朱貴酒店在《水滸傳》中有兩個不同的位置，但由於第四次分工只籠統地介紹四路守店頭領，並沒有指出他們守店的方位，故不能斷定朱貴在那個時候會否已移守南山酒店，幸而尚有其他資料可作補充說明，來斷定大聚義這組故事的範圍。

三關在五次分工中同座落於「山前」，但在大聚義名單中作者一改含混不清的作風，更準確地指出這三座關隘是位於「山前南路」，將以往一直未有點明的位置和盤托出，使讀者不用胡亂猜測，真是功德無量！上文在援引多例的情況下才能勉

〔上接頁242〕

在評點和修改《水滸傳》時，都全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查閱金本時發現金聖歎其實已初步注意到各人守店的位置，並在首二三次分工中都能仔細地點出各人的看守情況，後來不知何故沒有追查下去。否則，這個漏洞恐怕早在四百年前已被金人瑞看穿，並可能在修改小說內容時乘興一併將它改掉。

<sup>13</sup> 何心：《水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增訂本），頁192–205。何著原載《大報》1951年10月20日至12月3日，於1954年結集成書，本文所根據的1985年版代表何心的最終意見。林冲上梁山在政和四年（1114年）的十一月半左右，大聚義則是宣和二年（1120年）的四月初一。

<sup>14</sup> 按高島俊男的計算，梁山泊建寨在徽宗三年，大聚義則在徽宗九年末。見高島俊男：《水滸傳人物事典》（東京：講談社，1999年），頁678–82。

<sup>15</sup> 《水滸傳》，卷五一，頁三上；卷五八，頁一〇下。在孫新、顧大嫂加盟時，繁本作者也同樣將二人守店的因由闡明。相反所有簡本均缺第三、四兩次分工，故沒有機會交代二人的工作位置。

強推測出三關應與朱貴酒店的方向相若的結論，即同位於梁山之東。如「山前三關」位於東邊這個結論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山前南路」所在何方，相信讀者心中已有答案。無獨有偶，三關在大聚義名單中又碰巧與朱貴酒店同位於梁山之南，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將山前三關一併安置在南邊，無非是為了配合金沙灘上山的路線，並向讀者灌輸一個假印象，就是朱貴酒店、金沙灘和三關一直都在山南，這明顯是作者精心設計的一筆。除此之外，又新增設了東、西、北三座關隘，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作者當然有無限馳騁想像的空間，可以隨時增添關隘，但這兒獨缺山南一關，不外乎是要契合三關的地理位置。這次分工名單與上四次交代方位的意欲，簡直有霄壤之別。

此外，第五次分工不僅十分照應朱貴酒店和三關的地理安排，就是六關和八寨也編排得相當整齊。八寨又可分為四旱寨和四水寨，分別守護梁山泊八個方位，儼然成一更為緊密的防守陣地。誠然，梁山泊的重要關口實際上只得兩個：金沙灘小寨和鴨嘴灘小寨，後來第八十回高俅打梁山時，才補述宋江新近修築的山前大路乃是梁山第三個要衝之處。在此之前，梁山四面環水，重點防守的實際上僅得金、鴨二寨而已。因此，歷次分工都強調在二地駐紮，呼延灼和劉夢龍分別打過鴨嘴灘和金沙灘，就是明證。據守金、鴨二灘小寨實際上已能有效地守衛大寨，又何須增添甚麼四旱寨、四水寨呢？這次分工特別設置了八寨，卻棄守（或者可以說是不知道）金、鴨二寨這兩個軍事重地，防禦能力貌似更為嚴密，實際上卻是多餘之極。所謂的六關八寨，除了一直存在的三關外，其餘的不過是經精心堆砌出來嚇人的花木瓜罷了。

從上面兩個例子可以見到第四次分工可與首三次的自成一組；第五次則是另一種故事。如果將兩種故事一併列出，就能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分野。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朱貴酒店位置	東	?	東	?	南
三關	山前	山前	沒有介紹	山前	山前南路
看守金、鴨二灘小寨	✓	✓	沒有介紹	✓	✗

在首四次分工中雖然有兩次未指明朱貴酒店的位置，但在內容上卻能找到不少證據，說明朱貴酒店在頭三次分工中都不可能位於梁山南端。

其一，南、西、北三間酒店都始建於第四十四回。若朱貴一直看守南山酒店，在該店未蓋之前，林冲、晁蓋等又該怎樣托投上山呢？這點肯定與第一次分工有衝突。

其二，三打祝家莊後，宋江特別派遣三阮看守「山南水寨」。水寨既然位於山南，當然不可能與「山前」的位置相同。正如上文所論，路過朱貴酒店上山，必經金沙灘和三關，方能抵達梁山大寨。三關在第二次分工時既位於「山前」而不在「山

南」，這又可證明朱貴酒店等都絕不可能在南邊。大聚義的分工明顯又與第二次分工不符。這也可為朱貴酒店在第二次分工時不在山南作證。

其三，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的酒店在五十五回曾被呼延灼所毀，宋江其後在五十七、五十八回兩番下令重造西店和南店（暫不論方位問題）。若朱貴酒店真的在山南，而宋江卻「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妻看守，豈非一大怪事？<sup>16</sup> 大聚義更與第三次分工相抵觸。

最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作者為甚麼無視上文的脈絡，強行將朱貴酒店的位置移在梁山之南？是不是有甚麼原因非安置朱貴於南方不可呢？況且將朱貴置於南山酒店，也不見得對整個故事起甚麼大的作用。要合理地解釋這個情況，或許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水滸傳》的作者疏忽，弄錯了朱貴所看守酒店的位置；二是大聚義分工與首四次分工的內容本身就是兩個不同的故事，朱貴酒店的位置問題正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在合併後出現的破綻。要不然便很難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雖然大聚義分工名單的斧鑿痕跡甚為明顯，但亦不應視之為向壁虛造之作。從梁山泊的歷史和地理來考察，安排朱貴酒店在南方，或許真是另出他本。《宋史》載：「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sup>17</sup> 又：「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sup>18</sup>

從上面兩條資料可以得知，梁山灤在宋時已經有東流和南流兩條路線記載。《水滸傳》成書當不可能早在宋朝之時，可是當時應有不少水滸故事在流傳，如《醉翁談錄》即記載了一些故事的名目。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在不同類型的水滸故事中，朱貴酒店的位置有異。<sup>19</sup> 除了朱貴酒店出現時東時南的問題外，小說中的夢

<sup>16</sup> 《水滸傳》，卷五八，頁一〇下。

<sup>17</sup> 《宋史》，元至正刊、明成化補刊本，卷九一〈河渠志一〉，頁八下至九上。

<sup>18</sup> 同上注，卷九二〈河渠志二〉，頁四上。

<sup>19</sup> 歷來對梁山泊的研究文字不少。有關梁山泊的變化可參見李素英：〈大野澤的變遷〉，《禹貢半月刊》1卷9期（1934年7月），頁2-9；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輔仁學誌》8卷2期（1939年12月），頁70-83；另可見單行本《宋江三十六人考實》，頁63-79；謝興堯：〈梁山泊的沿革與形勢（讀《水滸》雜考）〉，《人間世》27期（1935年5月），頁30-34；此文另發表在《國聞週報》12卷17期（1935年5月），並命名為〈梁山泊——讀《水滸傳》雜考之一〉，頁1-6。其餘尚有馮柳堂：〈從宋史中看水滸〉（三）至（五），《新聞報》，1943年9月3-5日；彭國棟：〈梁山泊〉，《藝文掌故叢談》卷六（臺北：中正書局，1953〔下轉頁246〕

兒注也有一南一北的記錄。侯會(1949-)對此亦持相仿的意見，認為可能是由於黃河河道變化而出現的現象，這或可為朱貴酒店的情況作個佐證。<sup>20</sup>

大聚義時的分工與首四次分工的分歧甚大，絕不可能是依據上文的脈絡所能寫出的，相抵觸之處無法連結成一個協調的故事，分屬兩種不同面目的故事應毋庸置疑。姑將首四次分工定名為甲種故事，第五次分工定名為乙種故事。

### 甲種故事中的兩個不同面目

建寨過程不僅可從朱貴酒店的位置等問題劃分為甲、乙兩種故事，而且尚可從其餘三間酒店在發展的齟齬處中，進一步將甲種故事中的四次分工劃分成兩款不同類型的故事。現先將甲種故事中四間酒店的發展過程一同排列出來，問題就顯然易見。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東	朱貴	朱貴、樂和	朱貴、樂和	朱貴、樂和、 孫新、顧大嫂、 張青、孫二娘、 李立、時遷 <sup>22</sup>
南	李立	李立、鄭天壽	孫新、顧大嫂	
西	童威、童猛	孫新、顧大嫂 <sup>21</sup>	張青、孫二娘	
北	石勇	石勇、時遷	李立、時遷	

〔上接頁245〕

年)，頁142-44；何心：《水滸研究》增訂本，頁179-87；張若政：〈梁山泊與宋江起義〉，《文匯報》(上海)，1962年8月7日；蘇同炳：〈梁山泊滄桑談〉，載《人物與掌故叢談：南窗癡筆甲集》(臺北：好士出版社，1973年)，頁34-43；李璜、何錦燦：〈梁山泊考證(《水滸傳》研究之一章)〉，《大成》42期(1977年5月)，頁10-14；篤公：〈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考〉，《古今談》173期(1979年10月)，頁24；劉操南：〈梁山調查記〉，《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頁85-90；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5輯(1987年5月)，頁35-36；王衍用、王學真：〈北宋梁山地區地理環境探考——兼論宋江據梁山泊起義的可能性〉，《水滸爭鳴》5期(1987年8月)，頁118-25；王乃昂：〈梁山泊的形成和演變〉，《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頁74-80；吳濟夫：〈水泊梁山〉，《文史知識》1993年第1期，頁125-27；湯國梁：〈《水滸傳》與山東梁山泊〉，《水滸爭鳴》2001年第6期，頁15-22。

<sup>20</sup> 有關侯會對南北兩地蓼兒洼的論述，詳見侯會：〈從南北蓼兒洼看《水滸》故事與淮南之關係〉，《文學遺產增刊》18輯(1983年3月)，頁299-300。

<sup>21</sup> 在這次分工時宋江已下令孫新夫婦二人代替童威、童猛守店。

<sup>22</sup> 只粗略地指出守店之人物，並無注明各人看守之位置。



不消我多說，相信當讀者看至第三次分工時，已可發現問題的所在。四紙名單中只有東山酒店的朱貴、樂和組合一直未有變動，其餘南、西、北三間酒店至山寨第三階段發展時，負責看守的人物除時遷一人外，沒有一個相同。事實上，第二、三兩次分工在職務安排的連貫上存在不少問題：

- 一、李立是甚麼時候與時遷合作共同看守北山酒店的？
- 二、宋江在第二次分工時派時遷去幫助石勇還是李立？
- 三、張青、孫二娘入夥後，為甚麼宋江即安排二人代替孫新夫婦看守西山酒店？
- 四、孫新、顧大嫂在第二次分工時被宋江點名代替二童看守西山酒店，為甚麼在第三次分工時忽然又被調至南山酒店？
- 五、原來看守北山酒店的石勇和南山酒店的鄭天壽在遷離酒店後又被安排至哪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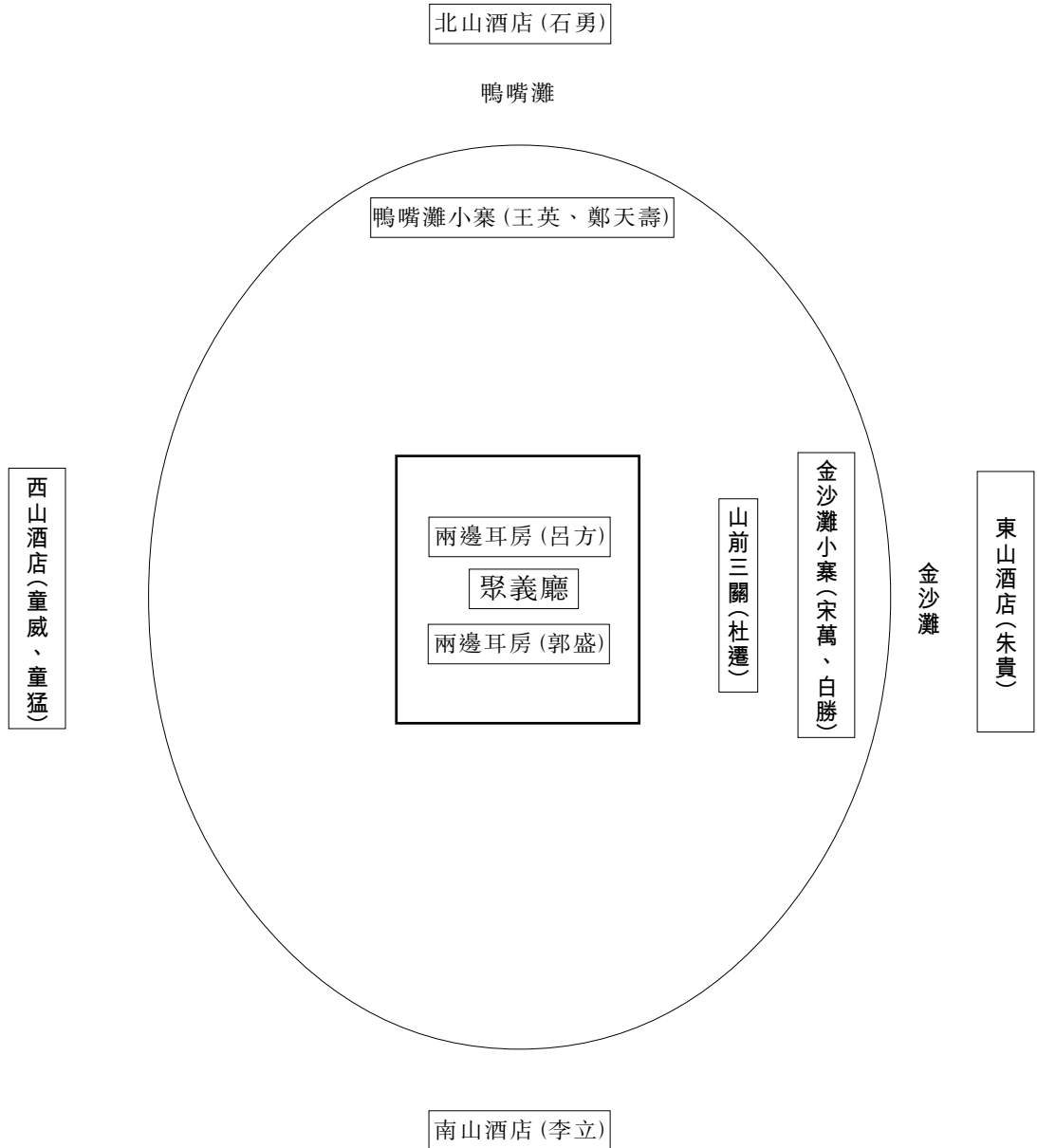
只是順手一拈，便能在第二、三兩次分工中找到五條難以解答的問題。二者在工作安排的交接上明顯因為照顧不周，才出現這種錯漏百出的情況。第三次分工的安排可謂相當繁複，在將人物左遷右調之餘，又難與上文找到半點規律，其雜亂程度之深，很難叫人相信這是承著第二次分工而來的。整張名單除了加入了張青夫婦可以說是稍有建樹外，其餘根本沒有一點能夠稱得上是合理的！

第二、三兩次分工之間的關係甚為疏離，而首兩次分工的面目相當接近，故可編為一組；第三、四階段的發展又完全相同，則可自成一體系。為方便討論，現將前者命名為甲a，後者命名為甲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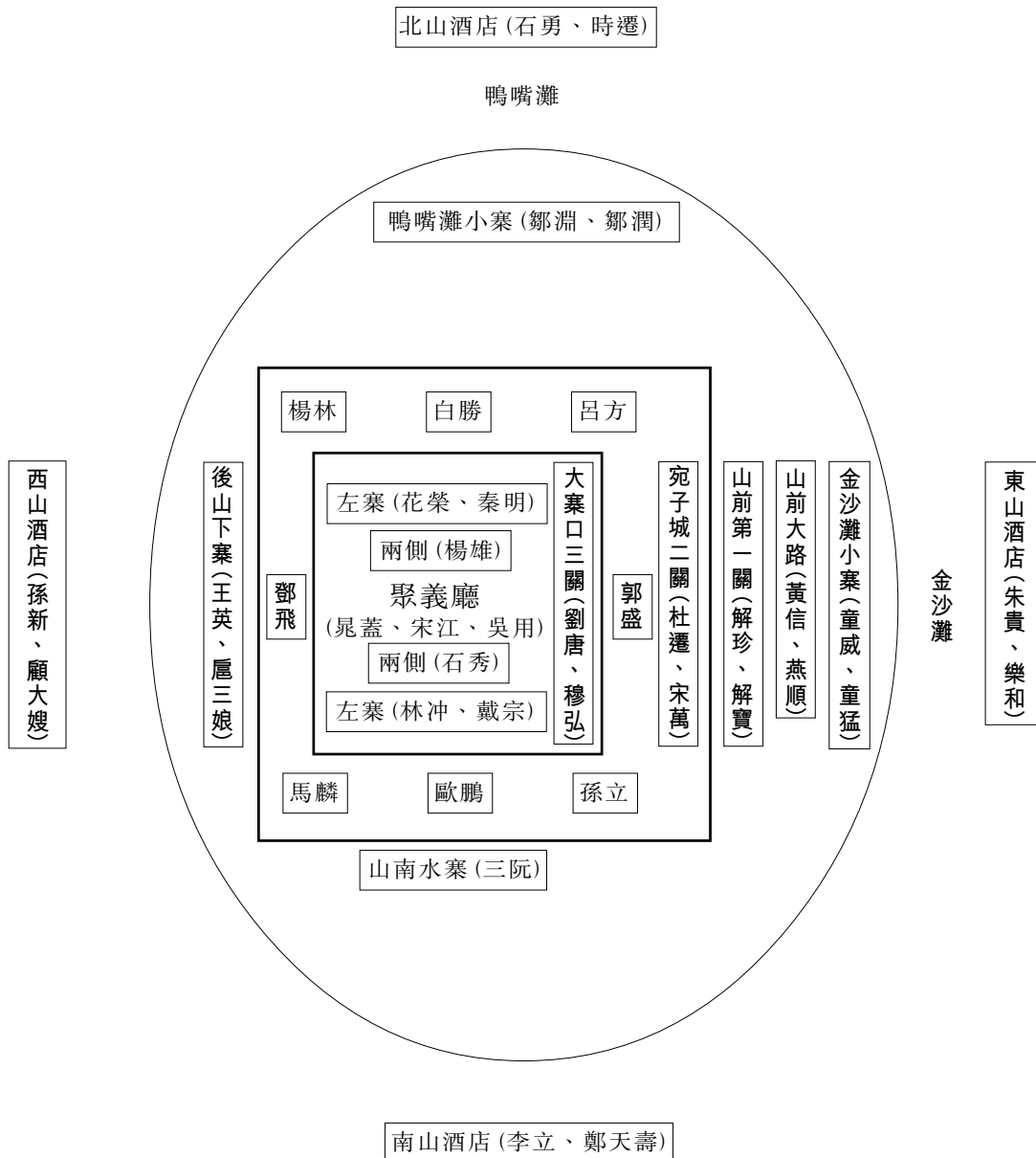
《水滸傳》發展至三打祝家莊，情節已不像開首幾十回般可獨立成篇，漸漸從個人活動演變為集體行動，故事環環相扣，脈絡流暢分明，情節毫無平空添入之感，但仍出現甲a和甲b兩種毫無關係可言的故事並連在一起的現象，情況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除此之外，甲種四次分工仍有不少問題。如對三關的描述，在第一次分工時，三座關隘同位於「山前」；但在第二次時只剩下第一關，其餘的如二關就被移進宛子城，三關更被搬至大寨口。至第四次分工時，第一關仍座落於山前，一直未變，但其餘二、三兩關並無提及實際位置，或許又從宛子城大寨口放回山前吧！從三關的位置問題可以見到這四紙分工名單除了人物與工作地點有異外，其實還有地理上的矛盾。一旦合併起來看，矛盾之處俯拾即是。上文業已論證了金沙灘、鴨嘴灘、三關以及四路酒店的位置問題，為了使讀者更明瞭這些地點的正確位置，茲附上五次分工的地理形勢圖，以便了解其中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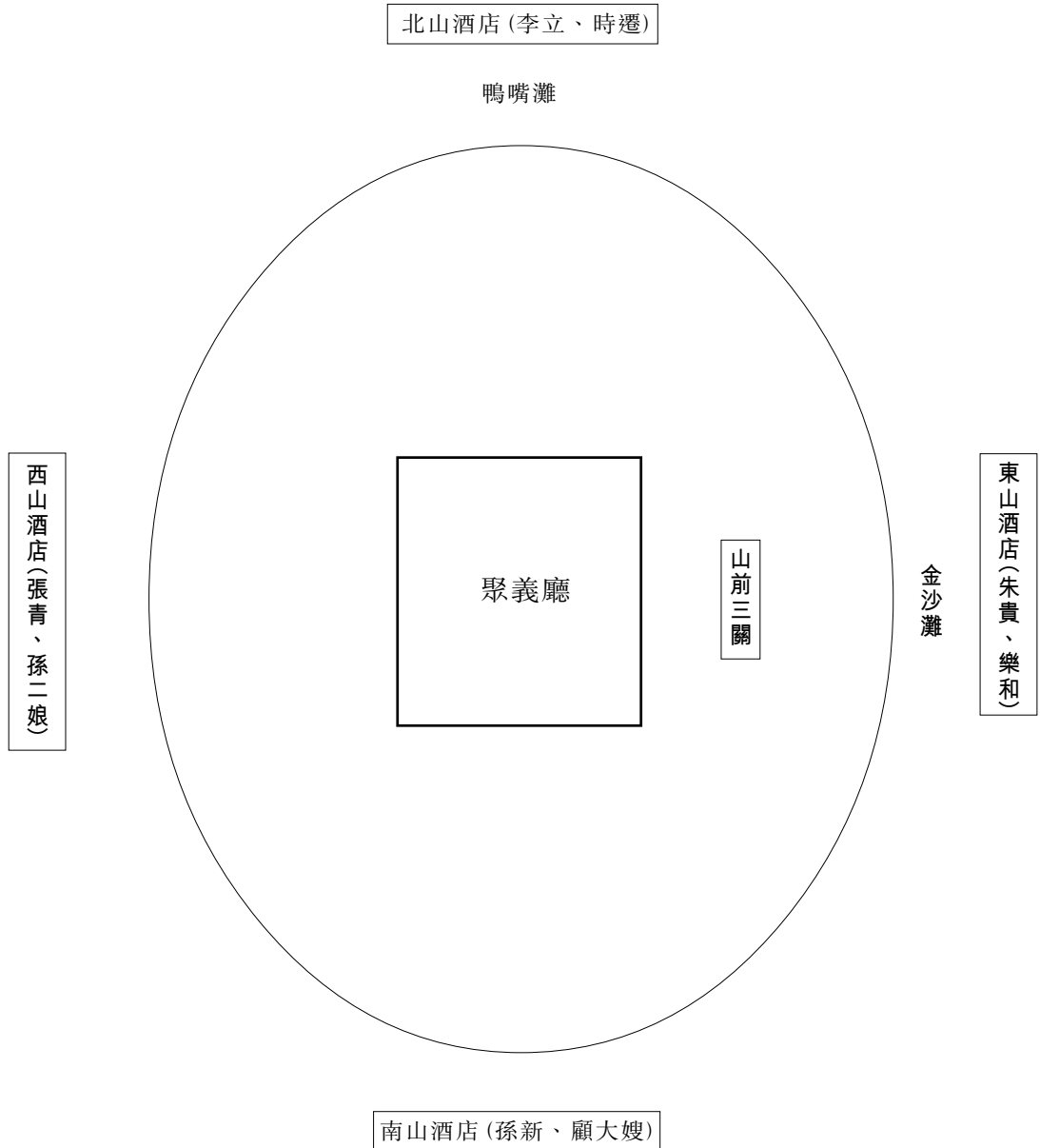
甲a：第一次分派工作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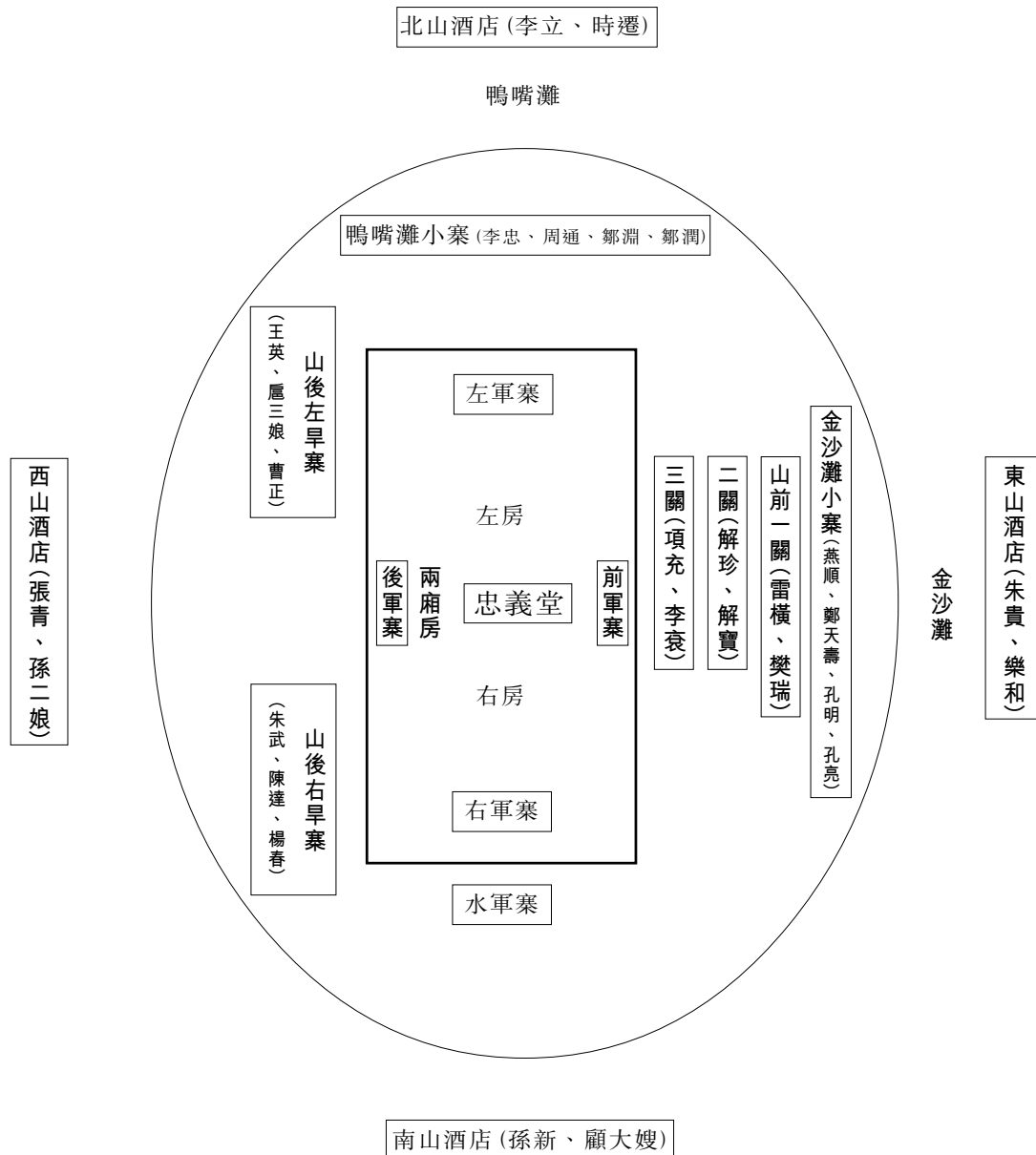
甲a：第二次分派工作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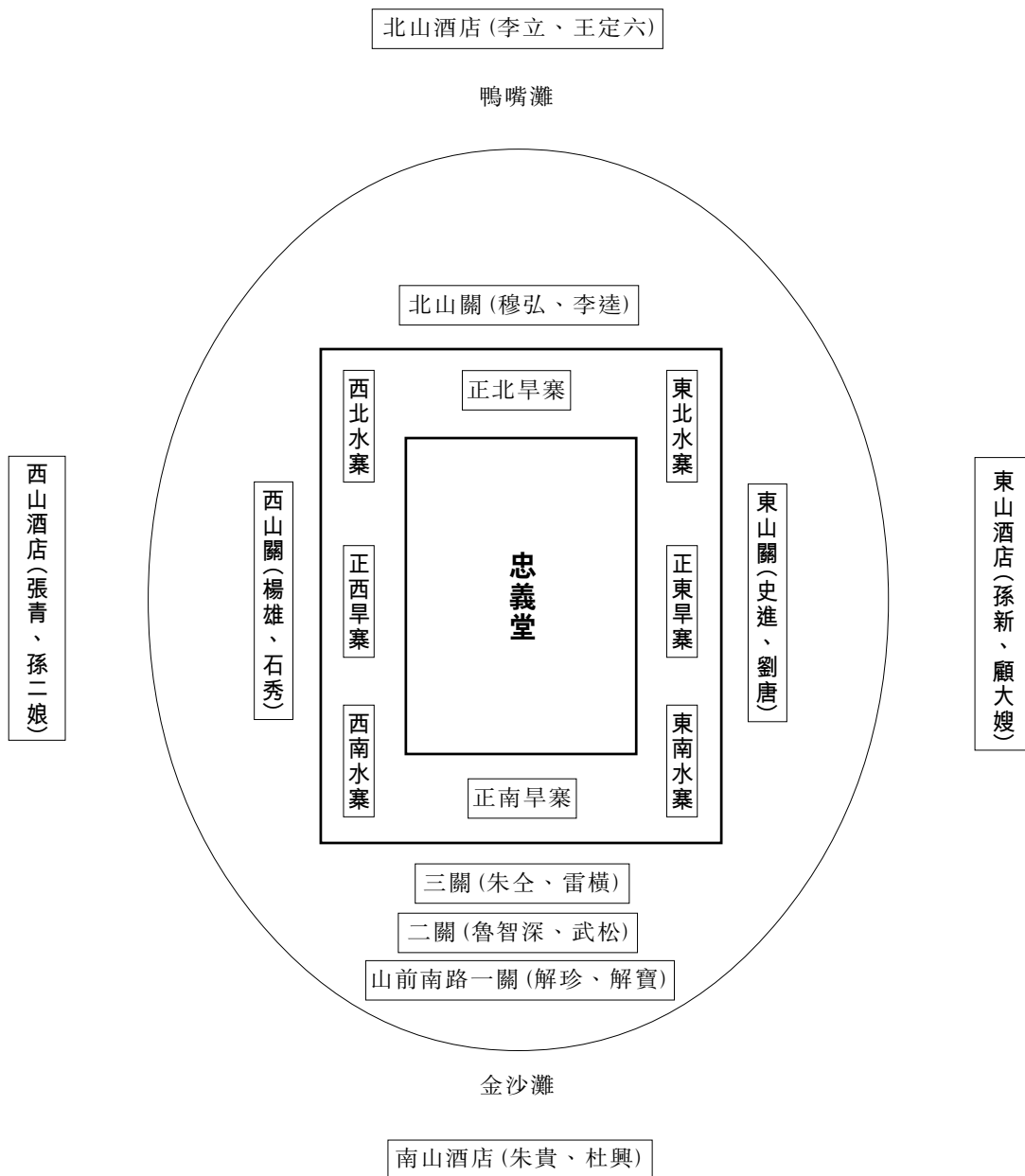
甲b：第三次分派工作示意圖



甲b：第四次分派工作示意圖



乙種：第五次分派工作示意圖



## 建寨過程與《水滸傳》成書的關係

### 鴨嘴灘與祝家莊故事的關係

鴨嘴灘雖與金沙灘齊名，同為梁山泊的兩大出入口岸，但二灘在《水滸傳》中的分佈情況中卻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只需再補充一些有關金、鴨二灘的出現情況，答案立見：

回數	內容	金沙灘	鴨嘴灘
2-6	史進、魯智深故事		
7-12	林冲故事	✓	
13-22	生辰綱故事	✓	
23-31	武松故事		
32-35	清風寨故事	✓	
36-41	江州故事	✓	
42-43	授天書和沂水故事	✓	
44-50	三打祝家莊		✓
51-54	雷橫、朱仝及高唐州故事	✓	
55-58	三山聚義	✓	✓
59-60	芒碭山及曾頭市	✓	
61-62	賺盧俊義	✓	✓
63-67	兵打北京城	✓	
68-70	征曾頭市及東平、東昌		
71-72	東京賞燈	✓	
73-74	雙獻頭與喬坐衙	✓	
75	第一次招安	✓	
78-80	三敗高俅	✓	
81-82	第三次招安	✓	

金沙灘是梁山人馬慣常出入的口岸，差不多見於招安前的每段情節，其中只有三個故事未見蹤跡。第一，在史進、魯智深的故事中，由於梁山泊還未登場，當然不會提到金沙灘；其次的武松故事則發生在陽谷縣和孟州城，加上他的落草地點是二龍山而非梁山泊，沒有出現金沙灘亦在情理之中。剩下來的是三打祝家莊，這段情節凡七回，中間或有新人物投奔，或有大規模下山作戰之舉，進出梁山之事即達三四次之多，但金沙灘竟一概杳無蹤影，取而代之的是鴨嘴灘。

鴨嘴灘在三次罕有的露面中，除了祝家莊故事外，其餘兩次都是與金沙灘一併

出現的。如在賺盧俊義的故事中，地點本應發生在金沙灘，最後卻修正在鴨嘴灘，這點上文已有述及。後來送走李固和盧員外時又回到金沙灘一路，鴨嘴灘在這兒的出現顯得相當突兀；在三山聚義的故事中，當呼延灼擺佈連環馬圍困梁山人馬時，限於必須安排徐寧入夥才能完成故事的結構需要，故必須設計另一條路線供徐寧上山加盟。若梁山泊只得金沙灘一條通道，當呼延灼封鎖此灘時，徐寧又焉有方法可進入梁山呢？鴨嘴灘的出現正好解決這個難題。在《水滸傳》其他情節中，單靠金沙灘一岸作為出入的門戶已勝任有餘，這可能是鴨嘴灘在書中曝光率甚低的原因之一。

在三打祝家莊這段情節中，金沙灘既沒有被封鎖，奈何要生出鴨嘴灘來呢？加上故事對二灘的取捨態度相當明顯，情況極不尋常。金沙灘在小說中應用之廣、使用之頻，除了在這部份故事未見出現外，遍及全書每個角落；相反，鴨嘴灘的出現不單頻率低，而且次數寡，然而在這個故事中卻能獨領風騷，不得不令人懷疑鴨嘴灘的出現是其來有自的，尤其是三打祝家莊這段情節在元雜劇時代已有記載，鴨嘴灘很有可能是伴隨著這個故事而進入《水滸傳》的。

祝家莊故事中載有一篇古風，孫楷第(1898–1986)認為它來自元代的詞話本，是屬於北方的水滸故事；<sup>23</sup>張國光(1923–)則認為這篇古風只是《水滸傳》作者托古的慣技。<sup>24</sup>姑勿論誰對誰錯，但以現存的資料來說，祝家莊故事只能在元代北方雜劇作家的筆下出現。在當時流傳著的水滸故事系統中，如《宣和遺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贊》等都未載此事，故這段情節很有可能是發源於北方一脈的水滸故事。<sup>25</sup>鴨嘴灘如果是隨著祝家莊故事而被帶入《水滸傳》的話，其來源當然與三打祝家莊一樣同是來自北方，但王利器(1912–1998)懷疑歷史上洪澤湖區的鴨嘴湖就是《水滸傳》中的鴨嘴灘。<sup>26</sup>若王利器所言非虛，那麼鴨嘴灘位處南方，祝家莊則屬北方故事，二者的關係又頗為疏離。

<sup>23</sup> 孫楷第：《〈水滸傳〉舊本考——由明新安刊大滸餘人序本百回《水滸傳》推測舊本《水滸傳》》，載孫楷第：《滄州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25，137。此文原載於《圖書季刊》新3卷3，4期合刊(1941年12月)，頁193–207，原名為《〈水滸傳〉舊本考——由高陽李氏藏本百回本《水滸傳》推測舊本《水滸傳》》。

<sup>24</sup> 張國光：〈再評聶紺弩等先生的《水滸》簡本先於繁本說——兼辨《水滸》成書之前並無所謂「詞話本」流傳〉，《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5期，頁19。

<sup>25</sup> 《水滸傳》成書以前一直流傳著的水滸故事，不論是《宣和遺事》還是《宋江三十六人贊》，都各有其流變的系統，而且獨立地發展。在《水滸傳》成書前，彼此沒有互相影響的痕跡。有關觀點詳見黃海星：〈宋江三十六人名單流變述論〉，《九州學林》(待刊)。

<sup>26</sup> 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樣創造梁山泊的〉，載王利器：《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94。此文原載《光明日報》，1954年8月15日，〈文學遺產〉16期。目前對金沙灘和鴨嘴灘做過考證的，只有王利器此文。



進一步追查鴨嘴灘的資料，在元明間竟沒有一齣水滸雜劇提及鴨嘴灘。提到金沙灘的雖然只得上文盧俊義一處，但雜劇中出現了兩個《水滸傳》未有收錄的沙灘。或許是朱有燉較喜歡記錄水滸故事的地點吧，二灘同收於周藩兩齣水滸雜劇中，如《豹子和尚自還俗》雜劇記有「蓼花灘」，脈望館本《梁山五虎大劫牢》同；<sup>27</sup>《黑旋風仗義疏財》雜劇則載有「紅蓼沙灘」。<sup>28</sup>周藩既收錄了兩個不見於小說的沙灘，卻又未載及鴨嘴灘，最重要的是在其雜劇中一概沒有晁蓋死於三打祝家莊的故事背景，有別於一般的水滸戲。這可能是由於朱氏未及見到其他流派的水滸故事的緣故，所以才沒有在作品中反映出來。有關祝家莊與鴨嘴灘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現在不宜妄下定論。

### 甲a、甲b和乙種故事在《水滸傳》中的真偽問題

甲a、b兩款和乙種故事的面目差距甚殊，絕不可能同出一源，現在卻一同歸併在今本《水滸傳》之中，並組織成一個脈絡大致連貫的故事，其成書素材之蕪雜可想而知。三個故事各有其獨特的形態，其中應只有一個較為接近原來的面目。雖然那故事可能未必是原本所有，但至少應比其餘兩種接近。現在嘗試探討一下三者的真偽問題。

甲a名單的特點是石勇鎮守北店及鴨嘴灘的使用，如三打祝家莊時，楊雄、石秀以及孫立等到達石勇酒店就是一例，中間雖有雷橫、朱仝、柴進等使用金沙灘出入，但在呼延灼揮軍攻打梁山泊時，故事又即回到鴨嘴灘這邊，石勇看守的酒店在這場大戰中亦被破壞。石勇及其北山酒店在甲a故事中十分活躍，雖然在甲b故事中銷聲匿跡，看守北店的人物亦改成李立，但其事跡卻見於甲a故事。

張青、孫二娘夫妻在第三次分工時加入了看守酒店的行列。為使這次分工一覽無餘，省卻不必要的介紹，在安排工作時就以「依舊」、「仍令」、「今令」、「還是」等一類與上文有緊密繼承關係的文字來介紹各人的職守。作者斗膽以如此手法來介紹這次分工，當然是十分熟悉前面故事的來龍去脈，否則很難想像出他是怎樣寫出這種文字來。但現在所見到的明顯是與前文的內容不配，所以甲b故事似沒有理由是後來才插入《水滸傳》的，被調包的應是甲a故事，只有甲b部份是較古的，才能合理地解釋這個現象。因此，甲b故事應比甲a故事為早。

<sup>27</sup> 《豹子和尚自還俗》雜劇原刻本見傅惜華、杜穎陶：《水滸戲曲集》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26；至於《梁山五虎大劫牢》雜劇，則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趙琦美《脈望館鈔校內府本古今雜劇》，頁一上。

<sup>28</sup> 朱有燉：《黑旋風仗義疏財雜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宣德八年周藩原刻本，頁二下。內容與原刻本差距甚殊的脈望館本（頁七下），也保存了此灘的名字。

乙種故事雖然很有堆砌而成的嫌疑，加上誠如上文所論，若要承認乙種故事是原本，就必須全盤否定甲種故事，即四十四回至七十回的內容。不過，在四十四回之前和七十回以後的故事中，都能找到不少線索可以證明第五次分工絕非閉門造車之作。如大聚義時安排朱仝、雷橫一同看守第三關，就切合了二人的關係。梁山一百零八人中，與朱仝相熟的，除了宋江，只有雷橫。二人在第十八回時便一同在鄆城縣當都頭，並經常一齊出差。安排二人共同看守一處關隘，總比第四次分工時安排雷橫與樊瑞合作看守第一關合理；又如安排穆弘與李逵一起看守北山一關，也能說得過去。雖然二人在江州時毫無交往可言，但在三打祝家莊時他們有兩次同被編入一隊出戰的記錄。在十一回招安情節中，不少學者都認為李逵由於與燕青合演過「雙獻頭」、「擎天柱」等情節，關係緊密，毋庸置疑。不過，李逵與穆弘的關係其實更為密切。在「擎天柱」故事中，李逵由於尾隨燕青下山才能闖至壽張縣。燕青既與李逵同行，自然有責任保他周全，但最後將李逵從壽張縣帶返梁山的，卻是這個穆弘；八十二回梁山全夥到東京受招安時，列隊的陣勢就是李逵居左，穆弘在右。「雙獻頭」和「擎天柱」兩個故事都是有其來源的，李逵更是在元雜劇中擔正末的常客，與燕青合演一些小故事絕不稀奇。至於一些瑣碎的地方由於受其他因素影響的機會較少，得以保存原貌的機會較高，反能成為重要的證據，穆弘與李逵的例子正屬此種。再者，在招安十一回故事中有兩例說明李逵和穆弘二人的關係非比尋常，而馬幼垣（1940-）便提出過講述招安的部份是全書最古的部份。<sup>29</sup> 若此說站得住腳，就可證明大聚義名單不無接近原貌的機會。從這些線索可見，乙種故事也有可能保存了《水滸傳》的原始面目。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甲a、b和乙三種面目都非原本所有，三個故事都是在《水滸傳》成書的過程中同時合併而成的，中間沒有先後的關係。上面只是一點粗淺的分析，單憑這些證據來下結論稍嫌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甲b故事應比甲a故事為早。

### 從甲b故事推測甲a故事原來的面目

在得出甲a部份比甲b部份後出的結論後，可不妨從甲b故事推測出原甲a故事的模樣，再將它套進甲a的故事中，看看能否配合其中的情節。

探討這個問題又可從四路酒店入手。在第三次分工名單中，四路酒店的安排是：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山西路酒

<sup>29</sup> 馬幼垣：〈從招安部分看水滸傳的成書過程〉，載《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文學，下冊，頁633-58；修訂本載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141-76。

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從這些線索可以大致推測出四路酒店在甲a部份第二次分工的原貌：東店：朱貴、樂和；南店：孫新、顧大嫂；西店：石勇、鄭天壽；北店：李立、時遷。

將第二次分工的酒店面目還原後，可即看看能否配合甲a部份的故事。在連環馬故事中，呼延灼破壞了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的酒店，事後宋江下令重造的是「西路」和「南路」，按第二次分工的原貌，守店人物即石勇、鄭天壽、孫新和顧大嫂，這裏沒有時遷的份兒，顯然不配，此其一；三打祝家莊時，石勇曾接待過從薊州來的楊雄、石秀以及登州來的孫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薊州與登州同位於梁山的東北方，楊雄、石秀、孫立等絕無理由是最先到達西山酒店的。石勇在祝家莊故事中看守北店應較為合理，此其二。因此，從甲b故事推測出來的第二次分工名單，無論如何也不能與甲a故事相配。甲a和甲b分屬兩個不同的故事，彼此既不能兼容，卻被強行編排在一起，又得到一個證明。

### 兩款甲種故事的分界線

上文將甲種四次分工劃分為甲a和甲b兩款，但這只是在分工名單上劃分的。第二次分工在五十一回，第三次則在五十八回，中間差別七回，界線稍嫌不夠清晰，應尚有收窄的空間。幸而兩個故事差距甚大，故應不難準確地找出兩種故事的分界線。

在五十八回第三次分工時，宋江飭令重造被呼延灼夷平的酒店，但早在五十七回徐寧大破連環馬時，已有「重造兩處作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著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還兩處開店」之事。<sup>30</sup>酒店一次被毀，宋江卻兩番下令重造，明顯是贅瘤。而且在重覆之餘，安排守店的人物和地點又明顯有異。在五十七回重造的應是孫新夫婦的西山酒店以及石勇、時遷的北山酒店；但在五十八回第三次分工時，宋江下令重造的卻是西店和南店！在重造之後，宋江即派剛入夥的張青、孫二娘夫婦坐鎮西山酒店，孫新、顧大嫂則管理南山酒店。<sup>31</sup>將重造酒店的情況表列出來可以更清楚見到二者的分別：

	重造南山酒店	重造西山酒店	重造北山酒店
57回	X	孫新、顧大嫂	石勇、時遷
58回	孫新、顧大嫂	張青、孫二娘	X

<sup>30</sup> 《水滸傳》，卷五七，頁五下。簡本全缺這段情節，繁本則全同。

<sup>31</sup> 《水滸傳》，卷五八，頁一〇下。

討論至此，界線的位置已呼之欲出。在五十七和五十八回之間，重造酒店之事各有一次，守店人物又各不同。兩回故事被強行連結起來，遂出現情節既相抵觸，內容又重覆的現象，故五十八回之始應是 a 和 b 兩種故事的分界線。

### 孔亮與李立酒店的問題位置

如仍覺得上面的例子說服力不足的話，還可從孔亮和李立酒店的地理問題中進一步論證這個結論。

梁山泊位於青州的西南方，孔亮從二龍山動身向梁山進發，最先到達的應是梁山泊東、北一帶的範圍，但孔亮竟能宛如空降部隊般到達李立的南山酒店。梁山泊方圓八百里，古代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單是從東北岸繞到南岸也得花上數天。孔亮要到達南山酒店的話，起碼要繞過梁山泊東岸並多走兩三天的路，這是一個求救心切的人所會做的事嗎？這段情節嚴重脫離實際。不過，《水滸傳》在地理上的錯誤滿紙皆是，又豈止孔亮一例呢？

孔亮的情節當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解釋為《水滸傳》地理描述錯誤的又一例，如此便可了結此案，但這絕對是馬虎透頂的解釋。孔亮到達李立酒店發生在五十八回之初，由於當時尚未作第三次分工，故李立酒店的位置只得從甲 a 故事中尋找。甲 a 故事中的李立一直看守著山南酒店，沒有變動；但在甲 b 故事中則是坐鎮北山酒店。其中北山酒店的位置正符合孔亮從青州啟程前往梁山的路線。所以若從甲 b 故事的角度來看待孔亮的上山路線，是絕對符合當時的地理形勢的。由此可見，作者沒有弄錯青州、梁山以及四路酒店的地理位置，並且從此例可以更加肯定五十八回是兩款甲種故事的分界線。

雖然解決了李立酒店的問題，卻出現另一個更令人頭痛的問題，就是鴨嘴灘在甲 b 故事中的位置。孔亮抵達北山酒店後，李立即帶他到金沙灘上岸，如是者，甲 b 故事中的鴨嘴灘應不在北方。上文推測出鴨嘴灘位於北山的結論全賴甲 a 故事中楊雄、石秀投石勇北山酒店一事，現在李立的例子卻證明了鴨嘴灘在甲 b 故事應不在梁山之北，那到底應該在何方呢？這個問題自己一時都感到茫無頭緒，只有暫且攔下。

### 三山聚義名單的位置問題

第三次分工是三山人馬及呼延灼的官軍集團同歸梁山的結果。梁山在短時間獲大批人物加盟，為了更有效運作山寨事務，必須重新分配工作。然而這次分工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分工安排與入夥人物的關係嚴重不平衡，程度之嚴重根本與三山聚義談不上任何關係。

在祝家莊之役後，新加盟的頭領計有雷橫、朱仝、柴進、湯隆，官軍集團的徐寧、呼延灼、韓滔、彭玘、凌振，二龍山集團的武松、魯智深、楊志、張青、孫二

娘、施恩、曹正，白虎山的孔明、孔亮，以及桃花山的周通和李忠，總數二十一人。但在這次分工中被安排任務的竟然僅得湯隆和張青夫婦三人！二十一人中只有三人獲分配職務，其餘的十八人都沒有工作崗位，其功效到底能有多大不需多說。這樣的分工安排在三山聚義之後怎能不啟人疑竇？加上石勇和鄭天壽守店的工作既被取代，書中卻無交代二人去向；公孫勝只是歸隊，不應列入新入夥人物隊伍之列，但他應歸到哪個位置，小說中又沒有言明。這次分工中欠交代的人物就起碼達二十一人之多（新入夥未分配工作之十八人以及公孫勝、石勇和鄭天壽），佔梁山整體人數四份之一，所以不得不懷疑這次分工根本不在三山聚義之後。

### 繁本與簡本之先後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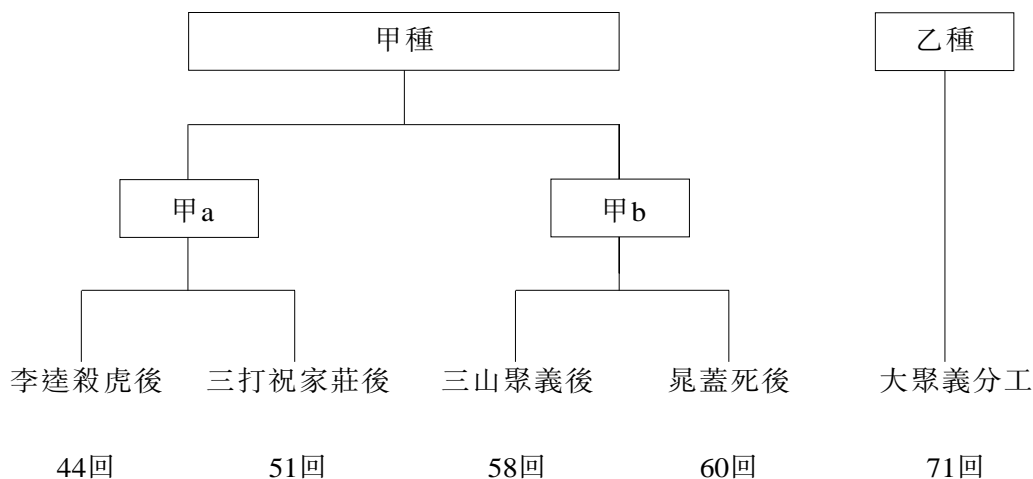
《水滸傳》的版本隨便也可數上二十餘種，大致可分為繁簡兩種。繁簡二者孰先孰後是《水滸傳》成書研究的一大課題，爭論一直未休，以魯迅（周樹人，1881–1936）、何心、聶紺弩（1903–1986）、柳存仁（1917–）為首的力倡簡先於繁；鄭振鐸（1898–1958）、王古魯（王鍾麟，1901–1958）、劉世德（1932–）、大內田三郎（1934–）及馬幼垣等則主張簡本是繁本之刪節本。探考《水滸傳》不同版本最用功者，首推劉世德；對繁簡問題探討最深者，則以馬幼垣為最，<sup>32</sup> 其他學者多從手頭上僅有的三四種本子上做文章便告了事。

查考手頭上所有簡本，都一致沒有第三、四次分工的安排。問題本來不大，少了一次或者多了一紙分工對整個故事的發展未必產生深遠的影響，但由於所有簡本都有呼延灼夷平酒店之事，第三次分工及五十七回宋江的下令正交代了善後的細節，簡本恰巧二者同缺，這在故事的鋪展上便失去了照應，所以簡本在連環馬故事之後應只剩下兩間酒店。及至後來大聚義時再次到「四店」的看守頭領時，首尾便不能相顧了。所有簡本既失載重造酒店之事，又缺少了第三、四次的分工內容，情節之支離可想而知。繁本不厭其煩地強調重造之事，在簡本中全不見蹤影。簡本內容既如此疏漏，結構又鬆散至此，有甚麼理由相信簡本可以平空添上兩紙分工名單而衍為繁本呢？簡本若真是早於繁本，這些地方又該作何解釋呢？繁本不是據簡本增添而出，又得一證。

<sup>32</sup> 有關繁簡本問題的研究，上文僅列重要者。至於馬幼垣對簡本是由繁本刪節而來的研究，可參閱馬幼垣：《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香港：自印本，2004年）。

## 結 論

從梁山的建寨過程可以獲得到不少證據，說明現今所見的《水滸傳》是一部十分蕪雜的本子，既有被修改的地方，也有合併而成的故事，並可以肯定《水滸傳》原本與今本面目的差距彌深。總括而言，今本《水滸傳》至少包括甲a和甲b兩款不同的故事以及甲乙兩種不同的面目，情況大致如下：



## 餘 論

考研文字雖然已說得差不多，但仍有不少管見可陳，且對上文的討論不無幫助。

遠在解珍、解寶未上山前，山前三關的守禦工作只由杜遷一人總領。往後看守三關的職務，總是起碼由六人分擔，杜遷在首次分工時就以一人之力擔六夫之責，加上山前三關是梁山山寨的最後一條防線，三關一破，大寨必危，杜遷的責任不可謂不大。祝家莊之役後，上山人物漸多，後來安排與宋萬並守宛子城二關，杜遷此時可以算是鬆了一口氣。至晁蓋死後，他更被召入忠義堂左軍寨中，但在大聚義時卻沒有任何職務。

類似杜遷的情況，在《水滸傳》中比比皆是。其他例子如解珍、解寶投奔後，即被派駐山前一關，晁蓋死後則調守第二關，在大聚義時卻重回到山前第一關。一直掌管山寨錢糧的神算子蔣敬，在首次分工時負責庫藏的倉廩及支出納入，錢糧一事交與揭陽鎮富戶穆春和曾在沂水縣開酒店的朱富負責，後來方調回蔣敬負責錢糧之事。至於穆春，若不特別提起，可能很多讀者都不知道他在整部書中幹過甚麼。穆春先是掌管錢糧，後弄寨柵，再進入忠義堂看守右軍寨，在大聚義時所有職務都被撤消。

又如童威、童猛在第一次分工時看守西山酒店，第二次時改為守金沙灘小寨，第四次時則移守水軍寨，大聚義時一反共同合作的常態，二人分別與阮小五和阮小七看守東北和西北二水寨。童威、童猛兩兄弟自出場以來，一切行動都是結伴同行，所有據點都是合作守護的，彼此的默契毋須置疑，三阮的情況也是一樣。大聚義強行將兩夥兄弟分拆，不知是甚麼意圖。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可見，一直以來夙負盛名的梁山泊，所謂人盡其才，各盡其用，一旦將五紙分工名單合併起來比較其發展過程時，頓時原形畢露。梁山雖然不斷招攬人才，但每次分配工作，卻往往朝令夕改，試問又怎能發揮各人在山寨中的最大作用呢？胡亂安排人手，又怎能說得上是知人善任呢？

# Evolution of the *Water Margin* as Seen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shan Fortress

(A Summary)

Wong Hoi Sing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Liangshan 梁山 fortress is the main theme in the *Water Margin* (水滸傳), we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novel by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tress.

The fortress is built in five different stages and its 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type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he story is that the tavern of Zhu Gui 朱貴 in the first type is i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Liangshan Marsh, whereas the second type is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Marsh. Through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Liangshan fortress,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 *Water Margin* is composed of two different stories.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he story, we find that there are also two forms of plots in the first type of the story seen in the discrepancy of the three taverns in the Marsh. Therefore, the *Water Margin* we read today is an edition which consists of two types and two forms of stories. It is a “mixed” edition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far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one.